

多元社會 多元學習

蕭景楷

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科學哲學家的帕波爾(Karl Popper)，曾於1945年出版《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》(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)一書。他在書中剖析納粹和共產主義，而認為這兩種政權都宣稱掌握了最終極的真理，並用武力將此觀點強加在人們身上。但他提出另一種組織社會，在此社會中沒有人可以掌握最終極的真理；亦即，他認為我們對於現實世界本就無法完全理解，而完美的社會也不可能達到。所以，我們只追求次好的社會，一個不完美但却有無限改善能力的社會，也就是開放的社會，而其敵人就是極權政權。換言之，帕波爾除了強調民主的可貴外，也認為開放社會是多元的，是可以包容不同文化的。他的民主社會觀念和最早提出開放社會觀念的法國哲學家柏格森(Henri Bergson)有異曲同工之處，而開放社會觀念則是促成社會進步的主要原因，其中的關鍵即在於，開放的社會才能形成足夠的吸引力和安全性，以便凝聚人才、資金和技術，進而透過經濟的發展使社會現代化。

在帕波爾出版《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》之後的44年間，即從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到柏林圍牆被推倒的1989年，全世界處於兩大強權對立的冷戰時期，其後我們所處的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。這種轉變

是結構性的，甚至是實質的、根本的，其衝擊和影響層面既大且深，遠超過任何人的想像。我們從一個分裂、封閉的冷戰體系進入一個整合、開放的全球化體系，很快就發現原來的思考方式和外在環境的變化竟然充滿矛盾和衝突，但隨後也發現利用這種變化創建立業王國的並不乏其人，而關鍵就在於能否快速調適、改變。對於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，暢銷書作者佛里曼有非常獨到的見解和對策。他在《世界是平的》一書中，曾經跟他女兒說：「女兒啊，乖乖把書唸完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正等著搶妳的飯碗。」因為他認為，每個人必須不時提升自己，才不會被搶走工作。而在抹平的世界裡，好工作多得很，只要有知識有創意就能把握。他更提到，有四類人不受世界抹平後，外人來搶工作的影響，亦即：你必須太特殊、太專業、太懂得深耕，不然就是太會調適。

「太特殊」的工作者像飛人喬丹、比爾蓋茲、芭芭拉史翠珊之流，他們的產品及勞務有全球市場，有要求世界級酬勞的本錢。這種人的工作是不可能外包出去的。有辦法「太特殊」的工作者異常稀少，如果辦不到，就必須異常專業，專業到工作不可能包出去的地步。這一點適用於所有的知識工作者，從律師、會計師、腦外科、電腦架構設計、軟體研發，到先進的機械模具與機器人的操作等都是。要是不太特殊，也不在專業的最頂尖，那麼就必須非常深耕。這適用於大多數

人，像美髮師、餐廳的侍者、廚師、水電工、護士、醫生、律師、藝人、清潔工等都是。他們的工作有固定場所，或是在特定的地點工作，且經常必須與人面對面。這種工作無法數位化，也無可取代，薪資依當地市場條件而訂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：這種工作也有可以取代的部份，這部份可以包出去，未來也會被包出去的。如果沒辦法太特殊或太專業，千萬別指望深耕就能讓工作包不出去，還必須非常會調適。每個人得有意願，不斷充實自己的技能、知識、專業這樣才能保持創造價值的能力。舉例來說，不只是能做香草冰淇淋而已，還必須學會做最新款的巧克力醬、奶霜、置頂的櫻桃，不然就要跳著肚皮舞把冰淇淋端上桌；無論如何，就是要選一樣專精打拼。

在人類的發展史中，勞力、土地/自然資源、資金和科技都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，而各國為追求財富，不惜利用合法/非法手段來掌握這些生產要素。但在全球化時代，所有國家都面臨相同的問題，即如何培養具有創意力、冒險精神、整合能力等特質的人才，如何將汎濫成災的資訊轉化成有用的知識。這些問題惟有先透過開放而多元的社會來改變觀念，然後再經由健全的制度來落實人力投資、教育訓練和知識運用等工作，才可望逐步解決。然而面對急劇變化的外在環境，任何專業領域都有應接不暇之嘆，因為在學校或研習機構所學的知識，往往只有幾年的生命週期。取而代之的學習觀念是終身學習和多

元學習，正如愛因斯坦所言：「有時候重要的無法計算，能計算的又不重要。」，我們不應偏重專業知識的獲取，而應強調培養學習力，應著重創造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。但要達到上述的學習目的，則從事教育工作的我們必須先從自身做起。春江水暖鴨先知，惟有親自“游過”才能感受江水的冷暖，我們應期許自己當一個即知即行者——至少在教育的領域。